



云南著名作家胡性能 获鲁迅文学奖

本报讯（记者钱梦瑶）2026年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正式公布。著名作家胡性能凭借中篇小说《猛犸象》荣获中篇小说奖。

胡性能，1965年生，云南昭通人。早年在昭通师专（现昭通学院）任教。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获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十月文学奖、《钟山》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等。其作品入选《收获》《扬子江文

创作谈

除了怀念我们还能做什么？

胡性能



作家胡性能。

2025年盛夏的某天，我在电脑上敲下了“猛犸象”三个字作为小说的篇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一万年前后，猛犸象这种体形庞大的哺乳动物，消失在了漫天的风雪里，只留下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它让我想起经历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人们，他们正在老去，如果回望来路，会不会有很多人，希望自己的人生，定格在那个文人有风骨、学者有思想、文化有包容、社会有宽松、人间有温情的时代？

今天中国的许多文学杂志，都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来的前夜创办的。《十月》《当代》《钟山》《花城》《百花洲》《随笔》《外国文艺》……仿佛是为迎接一个时代的到来，文学率先张开了自己的怀抱。不知是谁说过，“八十年代”是我们一代人的精神故乡，个人理想融入家国情怀，注定了“八十年代”会成为一个带有暖意的名词，而我们的余生，也将会一次次忆及那个时代经历的一切。

我进入大学的1983年，昆明下了一场百年罕见的大雪，刚刚走上讲台的老师望着窗外纷飞的雪花，突然宣布下课，让学生去雪地里撒个欢。放在今天，这会是一个严重的教学事故，老师得写检查。我热爱那个时代，学生可以不去听那些内容陈腐的课，却会在晚上七点图书馆开门时潮水一般拥入抢占座位，自由地选择书籍阅读，以构筑自己的思想谱系。我怀念夜晚熄灯后，同

学们睡在床上谈论尼采、休谟和卡夫卡，当然也谈论我们这块土地生长出来的北岛、顾城、海子、史铁生、王朔、梁晓声……没有人会为未来的工作担忧，也很少有人患抑郁症，因为我们在读书之余，还可以花很多时间去下围棋、踢足球、弹吉他，或者窜到其他学校，找人聊天、空谈，钻进其间响着音乐的教室，参加那儿举行的舞会。那时中国所有的高校出入都不需要登记，更不需要预约，大门向社会敞开，高校不是象牙塔，而是与社会血肉相连的一部分。我喜欢那个时代，当有消息说第二天书店将售卖《阿赫玛托娃诗选》，有同学天不亮就跑去排队，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月，班上喜欢诗歌的人都小心讨好着他。

我感激一九八五年冬天让我与川端康成的小说邂逅，接下来的两年，我因为喜欢川端康成几乎看遍了学校图书馆里能够借到的日本作家作品……那个年代我们勇敢，夜里有抓贼的声音响起，同学们像救火那样冲出宿舍，加入追捕的队伍，夜深沉，外地来的小偷偷况不熟，沿着将学校一分为二的那条铁轨一路狂奔，而校运会获得长跑名次的同学像牛皮糖那样根本甩不掉，直至把小偷跑至绝望，坐在铁轨上大口喘气束手就擒……那个年代我们内心柔软，心怀悲悯。阶梯教室顶端刷油漆的女工不慎摔下，脖颈那儿开了个口子，血流不止，学生们奔出教室，抱起女工赶往医务室。人不行了，弥留之际，在等待医院救护车来的那段时间，我的同桌说，如果这个时候有个男的去抱抱她，她会走得安心。我看见有男生走过去，轻轻拥抱那个不幸的女工，就像是在与自己的姐姐告别……那个年代我们心怀理想，并付诸实践，班上有来自热带地区的同学，毕业分配时选择去了云南海拔最高也最艰苦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只因那儿的冬天能见到大雪。那个年代我们还固执，有同学毕业时不接受学校分配，宁愿留在昆明漂泊，因为那个年代只要有才华，这个世界便不止一扇窗在为你敞开。那个时代是包容的，邻校有一位锅炉工，被学校发现是物理学高手，立即破格进入教师系列并评为讲师。

1987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回故乡昭通，一条不足五百米长的窄街上，密布着近十家民营书店，它们能够维持，想借这个人，为我们这一代人留住那么一点点体面和尊严。”当青春与一个包容的时代相逢，年轻生命所呈现的那种活力和创造力令人怀念。

本报记者得知获奖消息后，第一时间与胡性能进行了连线，他说，获奖消息一出，他的手机信息瞬间被挤爆了，到营业大厅才恢复过来。他表示，这次获奖，要感谢云南这片神奇的红土地，感谢故乡昭通。云南的小说创作，在未来必将迎来更大的突破。

说明读书的人众多。那个时代朋友们会因一本书、一部电影、一首直击心灵的乐曲，聚在一起彻夜畅谈，心中洋溢着幸福。那个时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文化海纳百川的黄金时代，昆明的《滇池》杂志，一度发行量超过四十万册，以至于编辑部不得不另租库房……如果翻阅那个时代学生的毕业合照，会发现那些年轻的脸上，有令人心动的光芒，每一张脸都那么干净、真诚、亲和，每一双眼睛都那么明亮、单纯，在里面能看到希望和未来。连海子这样悲观的人，也会在那个时代写下：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年代，昆明最早的一批写作者，聚集在尚义街6号吴文光的住所。每个人怀揣梦想，他们中有人放弃安适的工作去了新疆，有人流浪去了北京，也有人留了下来。“生命有无数种形式，活法不止一种”，他们中有人后来成了纪录片导演，有人成了学者，有人成了诗人，也有人成了生计无忧的企业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然远去，随着年纪渐长，我的情感越来越多驻足在那个时代，缅怀、重温以及反思。在那个时代眺望未来，很难想象有老人跌倒，人们不敢搀扶；很难想象有人霸凌弱者，人们选择背过身去；也很难想象有人为了中饱私囊机关算尽……那个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干净、正直、勇敢、元气饱满，没有人会相信，几十年后，我们会活成自己年轻时最为讨厌的那类人，世故、庸俗、怯懦、精致、算计……罗曼·罗兰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死在二三十岁，因为他们后来的半生是在扮演自己。”其实，我们哪有资格说我们后来的半生是在扮演自己，我们选择的是背道而驰，是安全，是小心谨慎。光辉灿烂的八十年代过去了，而我们的纯真、理想、勇气、坚持以及快乐去了哪儿？在《猛犸象》里，我虚构了许东生这样一个坚守初心的人，他历经磨难却仍然保持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精神品质，他像一头消失了的猛犸象，高大、笨重、不合时宜，与环境格格不入，我想借这个人，为我们这一代人留住那么一点点体面和尊严。

族歌舞表演与非遗手作现场展示，多角度展现七彩云南浓郁民族风情与文化魅力，持续深化滇港出版、文旅、文创产业双向交流合作。

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内地展区陈列多部党史、长征纪实、革命文学读物，带领读者回望百年奋斗历程，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本届香港书展将持续至21日，设有8个不同主题的讲座系列。“名作家讲座系列”将邀请苏童、刘震云、毕飞宇等参与分享。此外，书展续设“文创空间”。其中，福建展团组织10家文创企业初次亮相，展出德化陶瓷、寿山石雕刻艺术品等；杭州展团带来榫卯非遗工艺、传统印刷工艺品，还有以西湖为主题的潮玩和文创产品等。

渴望一间书房

朝颜

1929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版了一部至今对女性影响深远的书——《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女性必须有自己的收入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彼时，中国很多地方的女性还在裹小脚。读书、写作、思考，对多数女性而言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

属于自己的房间，画家会希望是一间画室，琴师会希望是一间琴房，舞蹈家会希望是一间练功房……我当然希望是一间书房。但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可以上锁，可以摆满喜欢的书，可以在房间里待一整天不被人打扰，实现的过程却如此艰难。从文学爱好者到作家，从渴望书房到拥有书房，其间经历的百般曲折，实在一言难尽。

小时候，我们一家四口挤在一个房间里，既当卧室，也当储藏室。两张架子床连排摆放，床底下堆着红薯和芋头，鸡窝还得占据一个角落，逼仄可想而知。房间两头的窗户底下，一头安放母亲的缝纫机，一头安放着一张书桌。没错，这张书桌就是我和哥哥读书、写作业的地方。父亲有时也坐在桌前记账、写日记。我和哥哥每人一个抽屉，但无法上锁，哥哥随时可以夺走我少得可怜的心爱之物，比如一件新买的文具。我打不过他，向母亲哭诉时常被斥为闹腾。的确，母亲终日为生活所累，已经没有精力处理这些她认为烦不胜烦的纠纷。当哭泣无济于事，我只能忍受，只能盼望着快些长大，快些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后来当我读到《安妮日记》的一个细节时，突然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少女安妮因躲避纳粹，随家人与其他几个犹太人共同生活在充满恐惧的密室里，为了读书、写日记，她和同屋的牙科医生杜塞尔争抢书桌，内心充满了委屈与不甘。小说里的安妮多么像少年时的我，无助、无奈、无措而又倔强。

是在参加工作以后，我才算逐渐接近了那个独立的空间。房间很小，仅容得下一床、一桌、几张凳子，是起居室，也是办公室。白天学生来来往往，也有一些年轻的异性试探着前来搭讪，只有晚上它独属于我一个人，但那已经是天堂了，我扣上门锁，坐在橘黄的灯光下，读书、练字、写日记、批改作业，或是什么也不做，只是听歌、发呆，莫名地任由忧伤一浪一浪地涌上来。啊，多么美好的一个人的房间。我在门口的小阳台上种了牵牛花，将长长的藤蔓经窗户牵拉进房间里，自觉妙无比。我还用毛笔题写了三个隶书大字——“闻声斋”，贴在书桌的上方，左右两边则分别贴着行书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颇像一个有志青年。

可惜好景不长，几年后我从乡村学校选调进城，便只有和同事一起坐大办公室的份了。在那所号称全市前

列的小学校里，我分配到一张老旧的办公桌，桌面上堆满了教材、教具、教辅和作业本，抽屉里塞满了和教学有关的文具、奖品、班级情况记录本，没有一件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在四面的喧嚣声中埋头苦干，除了上课就是批改作业，或者找学生与家长谈谈话，处理各种突发情况。我忙得像一个陀螺，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更忘记了自己还是个文学青年。

几乎是在工作调动的同时，我结婚了。在城市的一隅，我搬进了丈夫那个蜗牛壳般的小房间里。这套房子的另外两个房间，住着丈夫的母亲和弟弟。除了一张新买的床、一个连着衣柜的梳妆台，我别无所有。至于书房，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房间里唯一的桌子是丈夫用过多年的，里面塞满了他的东西。那些年，我陷入忙碌的工作和家务中，读书和发呆，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有一天我想起了少年时的梦想，突然悲从中来。是的，我终于长大了，可是那个独立的空间在哪里呢？

为着那个独立的空间，我经历了漫长的努力和抗争。婆婆说：“买房做什么，我们在下坊还有老屋，要不我搬去住，这房子卖给你。”我说好啊，婆婆却不再言语。丈夫的收入对我而言一直是谜，我提出买房的想法时，他未置可否。房地产开发在瑞金如火如荼地兴起时，我看中了一个楼盘，催促丈夫去预订，然而开发商玩的花招实在令人讨厌，开盘前的头天晚上，几百号人在门口排队。丈夫原本就不太热衷买房，正好借机打了退堂鼓。彼时一平方米的房价还在几百元的样子，我们错过了便宜买房的时机。

转眼几年过去，孩子在一天天长，房价在一天天飙升。终于在一个新小区开盘时，丈夫同意了我的建议买，再不能等了。我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它面积不大，却也有三房两厅两卫。我在每个房间里见缝插针地安装了书柜，正好安放我越来越多的藏书。三口之家，可以独立支配的空间和时间多了起来，我重拾写作爱好，渐渐有了不少文章见诸报刊，又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集。女儿受我影响，从小大量阅读，写作文从来不用操心。

其实，我真正意义上的书房还是办公室。调到文联之后，我已经不准再换单位了。我们的办公室场所原是民政招待所，最大的好处是每个人都可以独占一个办公室，面积不小，还带个卫生间。我在办公室里摆满了书柜，连卫生间都没放过，里面挨挨挤挤地放着我的样报样刊和常用书籍。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房间，一个人占据着一张大电脑桌、一台电脑，只要单位没其他事，门一关，文字的世界任我纵横驰骋。十余年过去，我的作品大多在这里完成。至于以后，想那么多做什么呢？享受一个人的独立空间，已足够让我心满意足。



55家内地出版文化单位亮相香港书展

新华社香港7月15日电（黄茜恬）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15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本届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年度主题，55家内地出版文化单位携1.6万册精品图书赴港展销。

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表示，香港书展是推动阅读风气的重要平台，也是香港文化软实力的集中呈现。今年书展连同“文化七月·悦读夏季”，合共推出逾600项文化活动，是一场丰富精彩的文化盛宴。

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香港书展不仅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事之一，更是连接不同文化、促进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学者和文化

界人士齐聚香港交流分享，进一步彰显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独特优势。

香港书展是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对接海外市场的重要平台。本届书展内地出版单位展区总面积544平方米，以“精品展示、文化互鉴、产业合作”为核心定位，参展单位涵盖出版集团、地方出版社、高校学术社和发行机构，展出书籍种类丰富。展区采用“1个主题省展区+3大特色展区”组合模式，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内地出版高质量发展成果。

本届书展特设云南为内地展区主题省，以“同饮一江水 共读万卷书”为核心主题。书展期间将举办滇版图书插图视觉影像展，推出《什么是云南》《心之所向·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专题分享等活动，安排民